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傳

閔公

名啟方莊公夫人哀姜之娣叔姜之子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於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

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
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
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
正人道之大倫也○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
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圍
人犂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弒
君以取其國使謂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
之矣遂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閔公者莊公之子也
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犂而歸獄焉不知慶父之意
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父以君事聘于

齊不知慶父之意自釋于國人與憂大國之討與然
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則非閔公
之志也出奔者曷為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也不書
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其為予之奈何莊公死子般弒
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
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止其生也賢于死其亡也賢
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
之非君也未喻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去冬狄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厭一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同惡相恤同有所謂也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過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

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公穀作落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聞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友志賢故請於伯

主而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郟以待之非師旅復之

書○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釋歸
則國安故喜之變至加錄云爾○范氏穀梁註曰喜
 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
 不返今得其還故○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
 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
 來義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
 不違道也○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召季子季子
 之賢內得于國人外聞于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為說
 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
 百姓歸焉殺公子牙令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
 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

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
 主兵執傾公室季子力不能討避難而出奔恥也魯
 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
 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
 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
 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
 德樂與人為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

未已時慶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
 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
 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則間搗貳覆昏霸王之器也○
 劉氏傳仲孫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
 使之也齊侯使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莊公死
 子般弒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
 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
 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桓公曰去之奈何對曰難不

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

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

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待焉交譏之意林曰

務修霸王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
 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
 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法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
 事君不以忠聖人之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弒其君孔子
 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舍孔子
 無可為者矣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
 ○胡氏通旨曰不稱齊侯使仲孫而書曰來譏之也
 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
 譏之以其猶曰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魯亂
 法有輕重若又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魯亂
 而取其國者則無以貶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註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纂例啖子曰
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
過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
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
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至是遠二
十二月○何氏曰士虞記日期而小祥又期而七祥
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
不數禘者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
可以稱宮廟在二年之中矣趙氏曰必若不合于宮廟行事而令行之則當

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趙氏曰禮不王

不禘禮服小記並云及表魯曷為為之周公故也周之王

也文王興之大興武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

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崇之宜乎非宜也國之所以

樹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

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又僭也成禮王已為魯得用

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公之廟行之不稱

宮不及於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公即似于莊廟祭及

凡祭而非者稱祭則書祭名禮以本下者稱事禮祭非失

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辨禘義曰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曰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
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所
出於黃帝則顓頊
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亦禘黃帝舜祖顓頊所
出於黃帝則顓頊
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商人禘商祖
契出自周人亦禘義與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
商同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
之比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鄭
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
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
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

種爾非闕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
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
文出自讖緯始于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
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
虛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
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
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
自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
自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為郊禘同魯之用禘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
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于周公之廟為之閔
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

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
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為見春秋經前後
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于此但據經文不識
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
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
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
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
漢初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
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始著不應差如此也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
一夏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

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

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

陳者明素皆藏于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

祖升者明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禘祭于太廟祝迎

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素在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

廟無虛主義與公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

祭明矣殷重也問者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

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

此本魯禮也不合施于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
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此夫子為大夫時
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
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于饋薦則事繁
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
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
知者則于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
此者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汪家
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躋僖

公故惡之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
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
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禘
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
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
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
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此
即以禘為大祭而特祭闕一時義甚著明也荅曰禮

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註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註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註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註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謬與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

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為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齋田杜齊大夫齊秋八月辛丑共仲

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

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

使卜齋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

尼親筆也觀于刑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

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

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

相弑者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

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

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

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

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

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

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劉氏權衡杜氏曰

實弑書薨又不地

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公

稱堯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

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典彤管

之法記宮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

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朝仲尼以為良史以

集傳

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
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為繆妄輕死干
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
非謬妄輕死干禮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國
惡也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稱于聖賢以不
諱國惡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
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之舊也謂之史策
舊文仲尼因之非也寧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
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大夫寧殖
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
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實不言孫寧出君而云衛侯
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
實書公弑仲尼改云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
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
聖人之志此其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
所以不同也 ○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權衡所謂君弑而
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賊不討所謂君弑而
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討
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也討賊雖遲

而葬在討賊之後則
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
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
故孫于邾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武
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
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
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
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
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

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于後圍人榮卜齋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曾請不許哭而往共仲

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

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在右言間乎用事

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

焉

成風僖公母

故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

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

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氏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

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

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

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

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况于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草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

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

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

子至而後結盟劉氏曰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音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

合宜受命不受詞也○武夷胡氏傳齊侯之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

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信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久而不絕聖人

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著其善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將戰夫車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元和郡國

志云滑州長垣縣有鶴城衛懿公養鶴處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

滅衛君死國散曰滅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

昭伯燕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于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共滕衛別邑廬舍也

漕衛別邑戴公名冲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

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

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

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鷄之奔奔
秦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
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
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
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
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
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
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故作是詩也

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弃其師均然者矣

○微旨淳聞于

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

克進退違義見惡于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

也曰高克見惡于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

能退之以禮兼弃其師夫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

文而深譏焉○胡氏傳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

其出奔以賤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

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之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

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
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竟上
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弃師者鄭伯乃
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
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
延廣專權諸蕃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于外一
制書所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
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為書曰鄭弃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喪服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于先君者

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
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
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
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公羊
傳繼我君不言即位此非
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曰
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
未嘗興大眾此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

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杜氏曰次于聶北者
按兵觀釁以侍事也

○胡氏傳

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
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賊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
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于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
者於罪為大○杜氏註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
陳夷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帥師遂逐狄人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其而遷之無所私取○
閏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見齊
侯委任得人
用兵嚴整○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
時邢創畏狄
故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宋人遷
宿非宿意○杜氏註夷儀邢

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

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猶

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

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

權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使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僖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

言殺諱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註荆始改號

曰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寔強也○蘇氏曰荆自

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

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泰山孫氏曰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

十四年入蔡稱制三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制反狄之令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眾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常山劉氏曰楚自此侵疆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七年齊桓卒楚于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于是大張○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圖已彊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猶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

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公羊作邾

左氏傳盟于榿謀救鄭也註榿亦作邾○杜氏註榿宋地

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左氏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服虔註魯有亂邾使兵伐虛丘魯邾無怨因其

將歸要○胡氏傳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而敗之

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

于偃於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

直書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杜氏註
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羊作犁穀梁作麗獲莒

挈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水還慶公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

之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

縣入○杜氏註鄆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閻公

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

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

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溪北面而哭

慶父聞之曰此奚斯之聲也諸已曰吾不得入矣於

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

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

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却

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

以友為主而書收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賤之也○劉氏傳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賤曷為賤夫人與于亂弑二君死

不以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賤夫

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
 僖公請而葬之則是于命也君子以為非義是以貶
 乎其以喪至也意林曰哀姜與于亂幾亡國齊桓討
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
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
之法以絕魯私諸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
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于春秋故去姜氏以見
焉異乎文姜文姜弑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
終不可以子故讎
母唯伯主得行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滅君死故傳言封
○閏二年傳曰齊桓
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志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王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羊

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
 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
 永遠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
 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
 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
 不與諸侯專封也木以美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
 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以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
 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
 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
 國大宗伯備司几筵設黼辰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

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于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海陵胡氏曰齊命魯城為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意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為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魯無異于常諸侯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

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比之謂也○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曷為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為伯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為桓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殺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傳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

取亡焉胡氏曰以璧馬假道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會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于利而不反君賜也胡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陸氏微○
昔曰晉侯貪而忘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強暴自取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氏曰夏陽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夏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陽在

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宗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註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嬴姓國今弋陽縣○

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胡氏傳荆

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

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

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摠友邦遠及庸蜀

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

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書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閏雨也經一

言不雨憂民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每時而

時而總書不憂雨也按詩稱信公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

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察則緘

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禮朔以

徐人取舒

杜氏註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

日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故封疆今括杜
註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註不可考不
知所也○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

舒之宗祧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
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

不書滅者不絕其祀也襄陵許氏曰魯頌僖公曰荆
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

徐人取之蓋倚
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

氏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

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過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
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

公端委攝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

氏註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

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

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

陘大眾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

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

之謀也退于召陵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
陳則知侵蔡次淫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
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穀
並作蒞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來
尋盟魯遣上卿受之

○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

彼也

○穀梁傳前定也

任氏曰有夙戒
焉往蒞之而已

○襄陵許氏

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見桓
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淫

杜氏註淫楚地潁川台陵縣南有淫亭○左氏傳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
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

歸之未之絕
也蔡人嫁之

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

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

界齊桓又因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進兵○孔融曰齊桓次

○胡氏通音曰唯弒逆事則可先發而○穀梁傳潰

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民逃其上曰潰○余

也義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余氏曰蔡楚之

蔡者伐其援一也震其威聲二也潰而兵強○孫氏

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兵之法矣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盟于貫三

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強威勢凌中國不可

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大舉

蔡既潰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為

次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

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

貢終王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

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故刑不

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

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杜氏註楚強齊欲絀之以德

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眾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 ○常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夏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為左社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於春秋之世可謂善矣 ○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總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

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辨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為文乎

劉氏權衡曰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

郡也許昌許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

○劉氏傳古者君

即位而為禫歲一沐之出疆必載禫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 ○意林曰春秋

褒不失實賤不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于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于台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台陵完諸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激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

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屈完來盟為文齊退舍以禮楚故盟台陵 ○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乘會成之為

大夫也劉氏傳楚之大夫未有以名聞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曷為進之服罪也 ○陸淳曰楚

變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何

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 ○微音曰不曰

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 ○常山劉氏曰書曰楚屈

完來盟于師盟于台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如

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於是齊雖强大數侵諸國而

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而無桓公之義齊侯
使國佐如師非朕而來也畏晉之彊而賂晉也晉受
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
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於王道
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于
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
則後復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
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
荆穀梁曰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僅矣○胡氏傳來盟
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成績也劉氏傳來盟于師則其盟於

召陵何來盟于師屈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帥九國
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

茅之不貢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以同好則承
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
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
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
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
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召陵

是也劉氏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
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損其私

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
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肯楚之能不拒敵而
貴齊之能不遂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
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
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
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左氏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

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

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

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左氏所載濤塗謂中侯之

桓用中侯之說則已經陳鄭而歸矣諸侯之師既經
陳而歸則何必魯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復伐陳乎當
從公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
羊傳

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

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

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

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計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也○左氏傳

伐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

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會為大事伐為小事今齊桓
伐楚而後盟召陵公當致會

而致伐者楚強莫能
伐故以伐楚為大事○孫氏曰出踰二時

莫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蘇公羊作
慈後同

左氏傳叔孫載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
濤塗○胡氏傳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
者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往
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
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未怙而齊以為憂也致
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悖遠國之信按兵于

臣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
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為
王佐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濫陳大夫一謀不協
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
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
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
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
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
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
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
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
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蘇氏曰伐
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武公生秦

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姬生重耳

小戎姬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

豐縣君爵男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

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

宗也蒲與二屈君之強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

民不咸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

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

絳閭之元年公將上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

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

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及僖之

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外傳曰驪姬將殺

里克謂優施曰如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

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

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

為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

枯對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苑也其母既死其子

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餐而寢

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有所聞乎曰然君

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君以殺太子吾不忍

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

見平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齊矣平鄭

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

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

疏乃何問也今日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可

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收也稱疾不朝三旬難

乃成此所謂與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

中大夫成謀也

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寘諸宮六月公至毒

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月之狀理也太子曰君非姬

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

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

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陸氏徵旨曰申生

能達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尚之於不義俾讒人得

志國以亂誰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

者甚之也孫氏曰世子世君位者也○胡氏傳春秋

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

姬寵矣齊卓子屢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獻公欲
秦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
家故申生雖有罪而目晉侯亦殺專罪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註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
歲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
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
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公穀並
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
后故將廢

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羊傳曷為殊會王
公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

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何氏曰言當世父
位儲君副主不可

列于諸侯○程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
故殊之也

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
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

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而反之正
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

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者次于三公宰臣之
下亦有序乎其上下則將矣正自天王而言則欲屈

遠其子使次序乎其上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
王世子則次序乎其上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

與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申其敬則貴有常尊
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
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比聖人尊 ○杜氏註首止衛地
君抑臣之肯也而班位定矣

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
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
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
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
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
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

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

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

天子微

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

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

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

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

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會而盟之

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

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

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為之也
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
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
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
有天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
晉亦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誘鄭伯使鄭
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
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
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
公會世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盟斯為善矣
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弃中夏外交夷狄逃
歸不盟故六年啟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寧
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
寄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于逃歸
而終于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
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
逃者正夫之事○胡氏傳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
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

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弊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註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

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為入滅其國或見伐而出于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絕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固可直于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奔莒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于吳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

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與來奔皆
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絕
之也襄十四年衛侯朔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
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上
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即名之若
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
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奔其
為可絕明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陸氏纂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
執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
不可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
圍上陽上陽虢都在弘農
陝縣東南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
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
傳書執不書滅自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
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
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

地之縕于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
不言以歸地之縕于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
始焉意林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僞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繫于滅夏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于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好存而惡亡莫能固亡而保存何也嗜○胡氏傳其曰晉人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速也

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書滅夏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漕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師氏曰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罪聖人不沒而詳之所以甚其惡也○襄陵許氏曰圍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註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

救許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時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則何以致久也孫氏曰出踰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東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

公羊作小邾邾子後並同

杜氏註鄭華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主者所欲為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諸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初中侯申出也有寵于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既葬出奔鄭○胡氏傳

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識以謂鄭伯內

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致堂胡氏曰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國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文賅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穀梁作寧母

左氏傳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

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註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

寧

孫氏曰寧母魯地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註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昌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穀梁傳兵車之會也○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杜氏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傳

僖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昌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

命也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

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

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

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穀梁傳兵

車之會也○纂例啖子曰王人與盟非禮也○杜氏

註洮曹地

鄭伯乞盟

左氏傳鄭伯乞盟請服也

孔氏疏云鄭伯使子華聽命心猶未服齊桓拒子華

之請今始服從桓公以其新服尚未與之會故不得序而乞盟彼既請服義無不受當是既盟之後則與也 ○胡氏傳乞者卑讓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

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

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恃强大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與故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立者殆矣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胡氏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

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

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此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

國而以王禮祀大廟是誣偽不誠而非所以祀乎其

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

皆非禮矣○陸氏纂例此譏禘又譏致也○穀梁傳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
 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劉
 曰夫人成風也致之非正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
 於太廟立以為夫人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
 則上下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夫人成風不言風
 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
 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
 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借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
 按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下言風氏其貶可知也
 ○劉氏意林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

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上下之所
 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至乎無父無君何以言
 之耶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祀此所謂知
 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天子命之者
 也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
 無父無君者王法之所禁也而天子不能正是王無
 天也故召伯來會葵榮叔來舍皆以王之無天為譏
 也○胡氏傳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
 焉故季友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
 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

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
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何氏曰惠王也○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穀師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氏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杜氏註葵丘宋地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

子三公陳留外黃縣有葵丘○公羊傳宰周公者何

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氏曰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

胡氏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焉曰

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

公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程氏傳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胡氏曰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

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穀梁傳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當尊之可比矣○

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

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劉氏傳君薨百官

年正也不能三年者其以凶禮行則稱子其以嘉禮行則稱爵以嘉禮行者非也以凶禮行者亦非也君

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也○微旨趙氏曰在喪而出或稱子或稱爵志惡之深淺也

秋七月己酉伯姬卒

穀梁曰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孟子曰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歃初命曰誅不請書加于姓上壹明天子之禁

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

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曰左氏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

亂乎吾務請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程氏傳諸侯

盟見宰不預陸氏微旨曰淳聞於師曰盟稱諸侯者前日而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

禮也天子無禮也天子無禮○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

是盟也曷為善之桓公之五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

咸諭乎桓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胡氏曰觀孟子初命

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實信矣○公羊曰貫澤

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

甲戌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甲戌左

作甲子佹公殺作
說殺公羊作弒

左氏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王鄭欲納文公故以三

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

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

立公子卓以葬○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

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中生而立之也孫氏曰
奚齊未

踰年之君也其言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庶
 孽其母嬖獻公殺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以惡之也○胡氏傳人君
 者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子矣國人何為不子
 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
 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
 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
 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
 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
 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
 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
 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為人疑者○謝氏曰晉
 獻公以嬖寵殺申生立奚齊國人皆不欲立故里克
 殺之里克固得罪矣稱君之子又以罪獻公之惑於
 嬖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若內惑女子外昵小人則怨若內惑女子外
 人天下紀綱安得而不壞哉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
十五年如齊同此趙氏曰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國
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
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
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秋滅溫溫子奔衛

左氏傳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
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杜氏註蓋中國之狄
滅而居其地○余氏曰八年狄伐晉今又滅溫桓不
能救也故溫子出奔不名以國小力弱不克有文故
恕之而臯齊侯

晉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
作卓子

左氏傳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權衡曰去年十
一月里克殺卓

子此亦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天采
獲兩書誤其前後耳杜氏云從赴非也

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荀息有焉○胡氏傳國人不君美齊卓而曰里克
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
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優施飲之酒而告之
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
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
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
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据經庭諍以動

其君執節不貳固天子以搗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其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克之謂矣

劉氏意林曰里克能死不從孫林父之辭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廢孽之變矣志皆在喻合苟容達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正其篡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副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公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于大臣之分者也

羊傳及者何累也殺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荀息荀息可謂不食言矣其不食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如何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矣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言矣胡氏傳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姓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劉氏傳荀息之智則未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荀息之義則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 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濕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濕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
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
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
其罪也呂氏曰里克弒君殺之宜也然稱國以殺罪累上者何也晉惠公討不以其罪而恐其不利于已也故殺之爾春秋推見至隱於此可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公羊作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

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胡氏傳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杜氏註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公與之俱

會齊桓皆非禮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襄陵許氏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盛陰之極其反為陽僖賢君也不能禮佐齊桓倣其怠忽而更與之俱弒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

冬楚人伐黃

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特齊故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

盟而又不能救也故兵城守更應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矣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襄陵許氏曰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則齊侯霸業怠矣是以楚人伐黃而不能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不書朔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

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胡氏傳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二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受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與復之志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公羊作處曰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胡氏傳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為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至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于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傳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

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十一年傳楊拒泉率伊

帶名之也又十二年傳王以戎同伐京師王子○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杜氏註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避淮夷遷之○公羊

傳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傳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

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

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

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

於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

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

公使公子無虧成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為國之

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
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
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
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
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
明此則知魯西而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杜
氏註緣陵杞邑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

鄆穀梁作
繒後同

公羊傳鄆子曷為使乎季姬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

請已也

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不書歸是也禮男不
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與鄆子

相遇然後使來請已非所以遠
別故卑鄆子使于季姬以賤之○穀梁傳過者同謀
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鄆
子也○胡氏傳內女適人者明有從則繫諸國若杞
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
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及
者內為志焉爾內女而外與諸侯過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也魯秉
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過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
非所以厚其別也故稱過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

之禮為後世戒也○杜氏註鄆國琅琊鄆縣今沂州承縣地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氏傳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

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其言崩何

襲邑也襲音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在河上沙鹿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故得言崩

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

也穀梁傳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也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何氏註鹿山足也○杜氏

註沙鹿晉地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上○劉氏傳沙鹿者何山也山則

曷為不曰山有號有名以名通者不待號可也然則

胡為不繫國山不可以繫國山曷為不可以繫國名

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襄陵許氏曰恒星不見

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

興而天文隨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草也

秋侵鄭

冬蔡侯盼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余氏曰公十年如齊今再如之上不朝王而下教如

彊齊

楚人伐徐

左氏傳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羊作率後

同或

左氏傳盟于牡丘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註公孫敖慶父之子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何氏註言次者刺諸侯緩于仁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次之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不序者起會上

大夫君已日故臣凡內獨稱名氏詳內別尊卑○胡氏傳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徐密邇以封境言也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者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持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

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註厲楚與國義陽隨

縣北有厲鄉

八月益

公羊作蠃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何以致久也

過久暴既過三時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辨疑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耳據十六年戊申朔墮

石于宋五成十五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鄆凌並書晦

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

歷數之證

已疏云杜氏以長歷推已卯九月三十日

○公羊傳震之者何

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穀梁傳夷伯魯大夫也因

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

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

本也始封必為祖○杜氏註夷伯展氏之祖父夷謚

伯字大夫既卒書字○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

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墮于宋而言墮石如

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
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
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

左氏傳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
自相攻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霸德方衰
荒服窺伺至是而諸侯浸以貳也威靈之陵夷可不
儆哉

楚人敗徐于娄林

左氏傳徐恃救也又十六年夏傳齊伐厲不克救徐

而還

杜氏註娄林徐地

○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呂氏曰

諸侯之救徐昔亦無能為也見齊桓亦無意于中國
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氏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天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瓶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
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及韓晉侯謂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慶鄭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

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凡
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
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
施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
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
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
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士戍戰
于韓原晉戎馬還淳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
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秦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十一月晉侯歸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
敗績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
為志乎為戰也云爾○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
伐專罪晉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
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
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秦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
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
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

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
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 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
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克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天
下命禹必稱元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
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為民輕
弃君親而不顧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隕公羊作賈後
同鷁穀梁作鳥

公羊傳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暝然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

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梁穀
傳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五石六鷁何以書記
鷁猶且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異也○高郵孫氏曰書是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

不書日者所不可知闕之也○程氏傳隕石于宋者

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也必有氣驅之杜氏註鷁

水鳥高飛
遇風而退○杜氏註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劉氏

意林曰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賊
則告告則赴之赴則弔之此所待于外者也奇物妖
變之至則天之所警人君雖有充湯之智反而責
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無待于外者何赴告之有○

胡氏傳宋人不當告春秋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
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

於宋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乘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 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鄉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

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注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劉氏傳大夫卒稱名季者字也其稱季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言自是世季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逐昭公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

求者也宋共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
不回此行之起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
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
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
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
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左氏傳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

蘇氏曰淮夷病郟故也○師氏曰淮夷嘗

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齊侯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左氏謂之東略而穀梁謂之兵車之會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意皆在此
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杜氏註臨淮郡左右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卷林之役也

英楚與國

夏滅項

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氏註項國汝陰項縣○程氏傳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

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胡氏傳事有
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邾邾郚郚皆言取若夫
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
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註卞魯地○左氏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陸氏纂例曰參譏之

杜評曰夫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

會之亦不可公又不當使往故趙子謂參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

諱之也○孫氏曰踰三時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子公

無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惠公元葛嬴生昭公昭公

滿密姬生懿公高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

貂以薦羞于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也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

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

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作宋公會

云云

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三月齊人殺無虧

以說○穀梁傳非伐喪也伐喪無道故責之○劉氏傳伐齊

以納公子昭也伐齊以納公子昭則何以不曰納齊

公子昭于齊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失國諸侯

納之正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得居其名

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功納公子昭

非正也意林曰宋襄有憂中國之心霸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眾不務率義而先

為不正以矜其力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凡人之情以謂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自公孫枝而有此言是故莫勉于為正而皆勉于為不正此乃其所以夫也秦穆宋襄既不遂霸而滅武仲又因以奪其身吾以此觀之順事怨施王事之始也

夏師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

救齊善則伐者惡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

左氏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曰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立孝公而還○泰山孫氏

曰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以宋主齊者不與宋

襄伐齊也。宋襄伐人之喪，擅易人之主，甚矣。○程氏傳：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胡氏傳：或曰齊桓公管仲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戰，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救齊

穀梁傳：善救齊也。○胡氏傳：書秋救齊者，許夷狄也。

許夷狄則罪中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襄陵許氏曰：桓公攘服夷狄，雖恃兵力，亦以禮讓恩信，能結其心，觀狄之救楚之盟，有以見公之遺烈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杜氏云八月無丁亥日

杜氏註：十一月而葬，亂故。○胡氏傳：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謹終，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

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蒐圃衛侯以國讓又兄子
弟及朝衆曰苟能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
訾婁衛邑狄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伐衛所以救
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高郵孫氏曰衛嘗見滅于狄
而齊桓封之齊桓死未逾年而衛人與諸侯伐之邢
人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
無恩也與狄人伐之春秋書曰邢人狄人伐衛中國
則夷狄矣而狄則人焉稱之曰人所以見中國之亂

人理泯亡而夷狄為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于稱
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
○孫氏經社曰齊桓之盛樊大王室尊強中國置之
安地雖江黃之遠猶能歛衽向盟而滕之微弱由出
盟之後凡三十七年有兵車衣裳之會而未嘗到其
間至歿之後又不能尊事大國以取其執僅不亡滅
春秋以為滕之危弱甚矣故以名罪之宋公藉桓公
之後非有大義來服諸侯及肆已之強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以凌轢諸夏春秋以為宋公之強暴甚矣故
以人退之夫以危弱不可以保國非正也強暴不可
以綏眾亦非正也春秋不以不正治不正此其所以

人宗而名滕子也

胡氏傳滕既有罪宋何以稱人不
得為霸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宗

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
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公公羊
作宋人

劉氏傳曹南者何曹之南也曹人在焉其曰曹南何
君不出而大夫行故曰曹南也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司馬子魚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
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
不亦難乎○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蘇氏曰鄫
子不及曹
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
於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蘇氏曰宋公使邾文公
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春秋書邾人而
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之非人之所得
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義是以專罪邾
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杜說
○高郵孫氏

曰邾郚世讎之國宣十八年又伐邾于邾邾郚皆
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悉見於經惟其無道之甚者
記之爾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困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
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
乎無闕而後動○胡氏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
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
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
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
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
除姦而訓註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
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
至隱如化工賦像昇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筆之肖
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
有公字

左氏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

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註地於齊齊亦與盟

○何氏註楚與此盟是後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

○胡氏傳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

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

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曷為內則沒

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

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割敗蔡師始見于經其

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

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疆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

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疆也

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

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

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

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

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疆傷中國之衰莫能

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

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左氏傳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

城而弗處前年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

註多築城邑而無民民罷而不可則曰某寇將至乃

溝公宮齊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

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

爛而亡也何氏註魚爛自內發○胡氏傳梁本侯國

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徹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

土功者出也慄慄危懼一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違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

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

能自強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



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于○穀梁傳

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穀梁傳

自亡也酒於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

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

足道也如書伐而滅亡則淫酒不足梁亡鄭棄其師

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鄭弃

其師惡其長也○微旨淳聞于師曰梁伯亟用其人

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

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

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

春秋卷第九

春秋卷第十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張洽集傳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杜氏註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畢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

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郟子來朝

杜氏註郟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

救齊

何氏註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伐隨取

成而還○襄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于上國
矣而宋欲盟之其能誅乎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攻四夷衛決民被
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
乎幸而後敗○杜氏註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

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左氏傳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郭賤食省用務禱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
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濟甚公從之○公羊傳
何以書記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
季執宋公以伐宋

公羊作
佳歲梁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於孟季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
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于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微旨趙氏曰此楚執耳其以諸侯執之之辭書何以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譏之程氏傳宋率諸侯為會蠻夷作會主而諸侯莫違執以同執書之○胡氏傳不言執之分惡于諸侯也夫以楚子強豈能勝秦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蔣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立楚曲其義已明難以正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胡而南面之君也哉其不勇于義甚矣○

胡氏傳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王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會盟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以深貶之趙氏曰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遠而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

冬公伐邾
杜氏註為邾滅須句故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言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

宋也○胡氏傳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以致討不患無辭魯於是時魯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為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傳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

之○胡氏傳書盟于薄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救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傾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也○蘇氏曰宋公不言歸而言釋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

祀大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
祀縣也顯史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
昌縣西北四國封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
近濟故世祀之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
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邾雖曹姓迫近若封須句
是崇禕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氏傳審如左氏之傳則公固得崇明祀保小寡
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
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以亂易亂非所
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傳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矣○泰山孫氏曰鄭即楚故也按莊十六年荆伐鄭
二十八年荆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鄭不即楚而此即者齊桓既死襄
不能與楚仇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
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也無不懼

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彘蠱有毒而况國乎
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
獲公胄縣諸魚門○杜氏註升陘魯地○程氏傳公
戰也○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及之者
為內諱也○胡氏傳記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
始也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
於禁暴誅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
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
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
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
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
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
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
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

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公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穀梁傳責宋襄也泓之戰以為復雠之恥也雠之恥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之故曰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胡氏傳泓之戰宋襄公不沉人於澮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

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仲子以辟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辭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意林曰宋襄公不沉人於澮不鼓不成列

此天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
 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之以分均為仁出
 後為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其功子夏為苦父宰問政于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遠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
 師次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功以自取敗觀
 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逞其
 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且以不禽二毛
 不以阻隘為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而適足以
 自敗○師次曰楚人稱人惡夷狄也蘇氏曰宋公被
 執見釋猶列諸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穀梁
 作閔

左氏傳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公

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泰山孫氏

曰楚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

伐圍並書以誅其惡胡氏傳或曰然則桓公伐鄭圍
 新城何以不為敗乎鄭與楚合

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
 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于同辭

○杜氏註緡宋邑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又卒茲公羊
 作慈

左氏傳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余氏曰楚連得志於宋故又伐陳者
 以其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杜氏註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

經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自故于其終貶之○胡氏傳春秋點涉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道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其黨也夷夏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

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鄧郟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此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

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味與頑用嚚姦之
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
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味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襄陵許氏曰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
皆卒為禍蓋不講於春秋戒周襄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傳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
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琳王又啟之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
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
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
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

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
 秋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
 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隗氏
 居于温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于濕城○穀梁傳天子無
 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則有外之辭
 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
 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于境內才出

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故曰居

陸氏纂例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不言出襄王獨書出者自絕

天位如居于鄭猶君出四海之外然天者至尊雖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耳○胡氏傳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

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
 之未順也思小忿暱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
 出狄師用夷制夏如水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
 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
 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
 不保則是寄生之君爾賤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

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
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諱于春秋戎襄
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
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氏之下莫非王
土撥亂反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左氏傳晉惠公卒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奔狄從者
狄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而行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得
反晉國晉楚治兵過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韃以與君周旋乃送諸秦二十
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壬寅公子入
於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徐邈曰諸侯有赴告之命所以厚矣好通憂虞若鄰

國相望而情志否隔不通存亡禍福不以相聞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註之文缺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魯政雖陵遲而典刑猶存史無所錄不失常法其文獻足証故孔子因而修之史無本史而詳有損益所以成詳略之例起衰貶之意若夫可以寄微音而通王道者存乎精義窮理不在記

事之多少此蓋修春秋之本旨也晉自莊公以前不書于經又不言文公之入藏當有不告故不書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

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

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

裔薄骨肉之恩故生以正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氏註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為其子來

逆婦○劉氏傳婦人不專行嫁無為婦逆者宋蕩伯

姬來逆婦非禮也然則何以書公之自主之也諸侯

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禮也○

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

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于策不書

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

婚是自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泰山孫氏曰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不稱名氏者與

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常山劉氏曰凡歸入而言自其者但挾彼國之勢而其重在于歸入之人凡書納者其重則專在于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皆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興師槩有罪焉然罪惡淺深則又各存乎其文矣頓子迫于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胡氏傳圍陳納頓子也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

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羲正諸夏也故書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莒平也

魯莒元年有鄰之怨

○杜氏註洮魯地○纂例

曰子在喪之稱○辨疑趙子曰凡以事接于魯雖非

命卿皆書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杜氏註向莒地○師氏曰譏屢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羊作焉

左氏傳齊師侵我西鄙計是二盟也○穀梁傳弗及

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其追也

曰帥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杜氏註鄆

齊地濟北穀城縣而有地名鄆下○劉氏傳追之者

何遂之也其言弗及何弗及者遷辭也為畏其弗敢

及若不及然意林曰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冠至不能禦夫又不敢乃是舉百

姓而棄之者也豈為民父母之道哉於是乃使公子遂遂乞師於楚以自防耳從此揆之其持國之術所失者多矣○蘇氏曰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傳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

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

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

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
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
以不恐齊侯乃還○師氏曰於春侵魯而夏又伐之
尋怨勞民以逞其志書之曰人以微之也

衛人伐齊

左氏傳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

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公

羊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

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穀梁傳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

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

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穀梁釋乞

字之義而不言○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

大意故辨之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

也書者惡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胡

氏傳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于

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

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
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中國也於
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惡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公羊變
作況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
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
何祀焉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
氏註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胡氏傳春秋滅
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諸侯之
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鬻熊也

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

體也

劉氏意林曰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
過其祖則祀融鬻熊是夔之不得祀者也楚反
以是滅之春秋以非其
罪也故點楚而仲夔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滅楚即晉冬楚令尹子

王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
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

之○泰山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伐中國固其不可而又取邑焉此公之惡可知也○胡氏傳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者不以者也

公至自伐齊

穀梁傳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

何氏曰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

侯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致伐以危之○胡氏傳夫背華即夷取人之

邑其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任氏

曰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何可保即危公之行所以書至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余氏曰杞子來朝即始來也書子以夷禮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卒之來也以夷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襄陵許氏曰齊桓既沒諸侯思之如周人思召伯也而孝公不能藉之以興觀其

聞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已與桓公禮下
宋桓魯莊之意正相反有以知其功謀不遠霸業之
所以廢矣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禮也○任氏曰僖公不省己之不當
受朝而乃責杞之無禮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
曰報施救患取成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
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

是乎免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穀將中軍○程
氏傳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微旨曰
四國中
夷狄之威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
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註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
方見聞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
宋之圍人楚子以貶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宋二...
古...
其...
十...
之...
其...
十...
之...
其...
十...
之...
其...

春秋卷第十



